

## 談《論語》中的“也已矣”連用現象\* (A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YeYiYi” (也已矣) in the *Analects*)

曹銀晶 Eun-Jeong Cho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to integrate the handed texts with the unearthed texts, is to put forward a new view on “YeYiYi” (也已矣) in the *Analects*.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we argue that “YeYiYi” (也已矣) can be seldom found in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YeYiYi” (也已矣) might increase gradually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in the *Analects*. The Huang Kan text has 13 sentences with “YeYiYi” (也已矣), while the Ruan Yuan text has 8 sentences. We have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d the use of the words “Ye” (也), “Yi” (已), and “Yi” (矣) both when they were used separately and when they were used together. This paper analysed the changes in grammatical function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when they were used, and revealed the reasons for their differences.

\* 本文由蔣紹愚先生指導完成，并先後得到張聯榮、宋紹年、胡敕瑞、劉子瑜、大西克也等先生的指正。原稿曾在“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十八屆年會 (IACL-18)” (哈佛大學，2010年5月) 上宣讀，承多位與會先生指教。其中平田昌司先生對《四庫全書》所收《論語義疏》的可靠性提出質疑。因此本稿改選上海古籍流通處景印的《知不足齋叢書》所收《論語義疏》。謹此一并致謝。本文第二部分曾在“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09” (武漢大學，2009年6月) 上宣讀，題目為《談〈論語〉句末語氣詞“也已矣”早期的面貌》，已刊于《簡帛》第5輯。但與這裏的論述不盡相同：已刊稿是從阮元本的8例入手，而認為先秦和西漢不見“也已矣”符合《論語》當時語言的實際面貌；本稿是從皇侃本的13例入手，而認為《論語》中可能本有“也已矣”但數量不多，並且進一步討論了“也”“已”“矣”單用及其各種連用的形式，分析了“也已矣”在不同時期語法功能的變化，揭示了皇侃本和阮元本有差異的原因。為求解說方便，已刊稿提到的部份內容以及材料，本稿仍會引用，但是如非正文敘述所需，儘量避免重複。對於第二部分所引材料的詳細情況，請參考《簡帛》第5輯已刊稿；而第二部分的觀點，請以本文為主。本文將在《中國語言學集刊》上發表，同時也要感謝匿名評審專家兩次提出的寶貴意見。文中已經適當接受了評審建議。原稿認為《論語》中的“也已矣”產生于漢朝之後，但參考評審意見，筆者感覺到：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此種判斷說服力不強。因此這裏把原有觀點修正為：《論語》中可能本有“也已矣”，但數量不多。為此特別感謝評審專家。本文因為篇幅所限減除了部份內容以及腳註。更多內容看《中國語言學集刊》將刊稿。文中仍有之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 1. 引言

《論語》裡有這樣一種現象：把兩個或三個語氣詞連在一起使用表達某種語氣。可是目前研究這種現象時所依據的材料一般都是傳世本，而傳世古籍中的文字有時很難避免出現訛誤。因此，本文想利用新發現的《論語》材料跟今本《論語》進行比較，探討《論語》中語氣詞連用的情況。因為篇幅所限，本文僅對“也已矣”加以考察，以期能夠得出比較符合實際的結論。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以清阮元刊刻的《十三經注疏》本《論語》（下稱“阮元本”）和《知不足齋叢書》所收的皇侃《論語義疏》（下稱“皇侃本”）為主，以《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下稱“定州本”）著錄的《論語》、《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著錄的鄭玄《論語注》（下稱“敦鄭本”）、《敦煌〈論語集解〉校證》著錄的何晏《論語集解》（下稱“敦集本”）和《景刊唐開成石經》（下稱“唐石經”）著錄的《論語》作為對比對象，對《論語》中“也已矣”使用情況進行比較。

## 2. 《論語》中“也已矣”早期的面貌

### 2.1 引言

皇侃本《論語》共見 13 例“也已矣”。即：

- (1)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
- (2) 周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泰伯》）
- (3) 悅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
- (4) 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先進》）
- (5)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顏淵》）
- (6)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顏淵》）
- (7)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衛靈公》）
- (8)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
- (9)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學而》）
- (10)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為政》）
- (11)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公冶長》）
- (12)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設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泰伯》）
- (13)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子罕》）

## 曹：“也已矣”連用現象

皇侃《論語義疏》於南宋失傳。此書的日本刻本，於乾隆年間傳入中國，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要確切說出此書的來龍去脈還是有一定的困難，不過從字詞的使用情況等看，我們還是認為皇侃本《論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北朝時《論語》的語言面貌。

上舉皇侃本《論語》當中的 13 例“也已矣”，在邢昺《論語注疏》（即阮元本）僅見 8 例，即上例的(1)至(8)。至於例(9)至(13)，阮元本各作“也已”、“也已”、“也”、“也已”和“也已”。爲什麼有這樣的差異呢？《論語》早期的面貌究竟是怎樣的？皇侃本中的 13 例是什麼時候出現的？爲什麼出現？到阮元本爲什麼又剩下 8 例？爲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先來看看其在《論語》各本中的使用情況。下面按定州本、敦煌寫本、唐石經本先後次序，分別考察這 13 例“也已矣”在各本當中的使用面貌。

### 2.2 “也已矣”在西漢時期定州本《論語》中的使用情況

定州本《論語》有很多殘缺，所以上錄皇侃本《論語》“也已矣”連用的 13 例中，只有(3)、(4)、(7)、(10)、(12)、(13)六例的文字見於定州本，原文各作：

(3a) 說而不擇，從而不改，吾無如之何矣。（定州本《論語·子罕》簡 238）

(4a) 何傷？亦各言其志也。……[亦各言其志]也。（定州本《論語·先進》簡 305-7）

(7a)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定州本《論語·衛靈公》簡 430）

(10a) 功乎異端，斯害也已。（定州本《論語·爲政》簡 21）

(12a) 如周公之材之美已，使驕且鄰，其餘無可觀。（定州本《論語·泰伯》簡 201）

(13a) 卅、五十而無[ ]，此亦不足畏也。（定州本《論語·子罕》簡 235-6）

通過對比，我們很容易發現皇侃本作“也已矣”的部分，在定州本作“矣”、“也”、“也已”或不加任何語氣詞。不過這幾例當中，(10a)、(12a)、(13a)的後文殘缺不全，因此我們不能排除此三例後頭原來很可能有其他語氣詞的可能。並且不見於定州本《論語》的其餘 7 例說不定當時真的用“也已矣”來表達。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定州本《論語》的“也已矣”比皇侃本少見很多。即最起碼有三例——即定州本中的例(3a)、(4a)、(7a)，無疑各作“矣”、“也”和“也”，這 3 例在定州本肯定不作“也已矣”。

我們認為當時少用“也已矣”是符合當時《論語》面貌的。我們會對定州本《論

## 曹：“也已矣”連用現象

語》的語氣詞作過全面考察，它不僅沒有三個語氣詞連用的情況，就是兩個語氣詞連用的情況也很少（只佔 6% 左右），絕大多數（94%）是單個語氣詞。筆者認為定州本《論語》比較接近《論語》原貌，而且和戰國時代對孔子語言的記錄有繼承關係。本文就戰國出土文獻的孔子言語語錄作為比較對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下文稱“上博簡”）中的有關孔子對答的文章，對其進行了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其語氣詞使用情況跟定州本《論語》極其相似，即不見三個語氣詞連用，兩個語氣詞連用僅佔 5% 左右，而絕大多數（95%）是單個語氣詞。可見，這些上博簡的孔子語錄體當中也尚未發現“也已矣”連用的情況。

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定州本《論語》中可能會有“也已矣”，但數量應該不是很多。既然如此，那麼皇侃本《論語》中的 13 例“也已矣”中，肯定有的是後人改動的，特別是例(3)、(4)、(7)幾句中的“也已矣”，無疑是後人改動的。那麼這些“也已矣”到底始於何時？為此，筆者考察了另一種新發現的《論語》文獻，即敦煌寫本《論語》。

### 2.3 “也已矣”在敦煌寫本《論語》中的使用情況

上文已經提到過，敦煌寫本《論語》可分為鄭玄《論語注》和何晏《集解》（即本文所謂的“敦鄭本”和“敦集本”）。筆者認為敦鄭本和敦集本雖然是唐寫本，不過從字詞使用情況看，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東漢末和魏晉時期《論語》的面貌。下面請看皇侃本《論語》13 例“也已矣”在敦鄭本和敦集本中的使用情況。如：

[表 1] 皇侃本《論語》13 例“也已矣”在敦煌寫本中的使用情況  
（“-”為該件殘缺而沒有此句）

例句參看	敦鄭本	敦集本								
	伯 2510	斯 0800	伯 2123	伯 2628	伯 3192	伯 2620	伯 3643	伯 2618	伯 3305	伯 2699
(1)	也已矣	也已矣	-	-	-	-	-	-	-	-
(2)	也已矣	也已矣	-	-	-	-	-	-	-	已矣
(3)	已矣	-	-	-	-	-	-	-	也已矣	-
(4)	-	-	-	-	也	也已矣	-	-	-	-
(5)	-	-	-	-	已矣	矣	-	-	-	-
(6)	-	-	-	-	也已矣	矣	-	-	-	-
(7)	-	-	也已矣	-	-	-	-	-	-	-
(8)	-	-	-	也已矣	-	-	-	-	-	-

曹：“也已矣”連用現象

(9)	-	-	-	-	-	-	-	也已矣	-	-
(10)	-	-	-	-	-	-	-	也已	-	-
(11)	-	-	-	-	-	-	也	-	-	-
(12)	也已	也已矣	-	-	-	-	-	-	-	也已
(13)	也已	-	-	-	-	-	-	-	也已矣	-

由[表 1]可以看出，上述皇侃本 13 例“也已矣”在敦煌寫本裡作“也”、“矣”、“也已”、“已矣”、“也已矣”。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可能在東漢末的鄭注本中至少已出現兩處“也已矣”。其他材料也可以說明這種可能性是較大的。如《漢書·地理志》引《泰伯》云：“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惠也已矣。”另外，除了《論語》，東漢其他文獻還有 3 處作“也已矣”。如揚雄《法言》：“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馬融《忠經詳解·廣至理》：“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天下之心為心，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荀悅《申鑒·俗嫌》：“誕哉！未之也已矣！”（二）可能在魏晉的何晏《集解》中也出現“也已矣”。有兩處引文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如《後漢紀·孝和皇帝紀》云：“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孫盛《周太伯三讓論》云：“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2.4 “也已矣”在唐石經《論語》以後的使用情況

唐石經的 13 例用法，跟阮元本完全一致。即例(1)至(8)兩者都用“也已矣”；例(9)、(10)、(12)、(13)兩者都用“也已”；例(11)兩者都用“也”。阮元本《論語》是據“宋十行本”校刻的。而此“宋十行本”多襲宋朝廖瑩中校刻的九經版本。可以說，阮元本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宋朝。通過阮元本《論語》“也已矣”在承襲唐石經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唐石經的刊刻完成對當時經籍起到了強有力的規範作用，使經籍文字混亂的情況得到了控制。此時，宋朝印刷術的發達，又使得其內容得到廣泛推廣。宋朝以後《論語》注釋本也正好可以證明此點。根據現有的傳世文獻材料，宋朝以後的《論語》各種注疏本語氣詞使用情況基本上跟唐石經一致。請看下表：

[表 2] 阮元本《論語》13 例“也已矣”在宋朝以後注疏本中的使用情況

例句 參看	宋		明		清		
	2.1	蔡節 《論語集說》	陳祥道 《論語全解》	郝敬 《論語詳解》	劉宗周 《論語學案》	陳鱣 《論語古訓》	戴望注 《論語》

曹：“也已矣”連用現象

(1)	也已矣						
(2)	也已矣						
(3)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4)	也已矣						
(5)	也已矣						
(6)	也已矣						
(7)	也已矣						
(8)	也已矣						
(9)	也已						
(10)	也已						
(11)	也	也	也	也	也	也已矣	也
(12)	也已						
(13)	也已						

2.5 小結

綜上，從目前筆者掌握的材料看，我們推斷定州本《論語》寫本有可能存在“也已矣”，但數量不多，而在東漢末的鄭注本中出現兩處“也已矣”。“也已矣”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增多，皇侃本《論語》出現 13 例。到唐石經就和阮元本完全一致，都是 8 例。宋朝以後的《論語》原文也基本上承襲唐石經。

[表 3] 《論語》所見 13 例“也已矣”在各個時代的使用情況

(“-”表該寫本殘缺而沒有此句、“[]”表後文殘缺不全)

例句 參看 2.1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朝	唐	宋以後 注疏本	阮元本
	定州本	敦鄭本	敦集本	皇侃本	唐石經		
(1)	-	也已矣	也已矣 2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7	也已矣
(2)	-	也已矣	已矣 1 也已矣 2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7	也已矣
(3)	矣	已矣	已矣 1 也已矣 1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6 也已 1	也已矣
(4)	也	-	也 1 也已矣 1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7	也已矣
(5)	-	-	已矣 1 矣 1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7	也已矣
(6)	-	-	也已矣 1 矣 1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7	也已矣

曹：“也已矣”連用現象

(7)	也	-	也已矣 1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7	也已矣
(8)	-	-	也已矣 1	也已矣	也已矣	也已矣 7	也已矣
(9)	-	-	也已矣 1	也已矣	也已	也已 7	也已
(10)	也已[]	-	也已 1	也已矣	也已	也已 7	也已
(11)	-	-	也 1	也已矣	也	也 6 也已矣 1	也
(12)	無三字[]	也已	也已 2 也已矣 1	也已矣	也已	也已 7	也已
(13)	也[]	也已	也已 1 也已矣 1	也已矣	也已	也已 7	也已

至於皇侃本中為什麼有 13 例“也已矣”？這個 13 例，到了唐石經為什麼又是 8 例？“也已矣”到底表達什麼語氣？等等，下文接著討論。爲了說解方便，先從句末語氣詞“也”、“矣”、“已”在出土文獻當中的基本用法開始。

### 3. 句末“也”“矣”“已”在出土文獻當中的基本用法

#### 3.1 引言

“也”、“矣”、“已”是先秦漢語中的語氣詞，其中“也”、“矣”兩個語氣詞在句末出現的頻率相當高。郭錫良 (1989) 認爲句末語氣詞是從西周時期產生的，到春秋時代形成了一個語氣詞系統。陳永正 (1992) 根據出土文獻材料，認爲句末語氣詞在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很不發達。句末語氣詞表達什麼語氣，傳統的看法一般認爲是一個語氣詞擁有多功能，表達多種語氣，如楊樹達 (1984)、楊伯峻 (1981) 等主之。郭錫良 (1988、1989) 論證了語氣詞多功能的傳統看法的不妥，提出了先秦語氣詞單功能的觀點，劉曉南 (1991) 從之。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們認真吸收。本部分通過對出土文獻中“也”、“矣”、“已”使用情況的調查，初步描寫它們在先秦西漢語言當中的基本面貌。

#### 3.2 位於句末的“也”在出土文獻當中的基本用法

“也”是在句中或句末出現的頻率最高的語氣詞。關於“也”字的來源，李家浩 (2008) 認爲早期的“也”作像張口啼號之形，疑是“嘸”字的象形初文。虛詞“也”該爲當“嘸”講的“也”字的假借用法。對“也”的功能，古人曾有一定的認識，認爲它有“決辭”、“語之餘”、“語已辭”、“語助”、“語之頓挫”、

“結上文”、“起下文”等功能，甚至可作“矣”。馬建忠 (1983:323-341) 認為“也”是“傳信助字”，助論斷之語氣，用法上助句、助讀、助實字。今人一般把“也”看作“語氣詞”，如楊伯峻、王力、郭錫良先生等認為語氣詞“也”表示判斷、解釋或說明、論斷、肯定等靜態語氣。李佐豐 (2004:222) 認為“也”是“決斷詞”，主要表論斷。我們認為 NP 後邊出現的“也”是表判斷；VP 後邊出現的“也”是它的擴展用法，表確定。

據郭錫良 (1989)，“也”不見於西周金文和《尚書》，而《詩經》、《左傳》、《論語》和戰國以後的典籍卻用得很多。出土文獻中，它最早見於春秋中期的欒書缶銘文裡，作：“正月季春，元日己醜，余畜孫書也，擇其吉金，以作鑄缶”。戰國晚期的平安君鼎裡出現“也”在句末的用法，即：“卅三年，單父上官塚子熹所受平安君者也”。這一時期的竹簡文字上，“也”字出現頻率相當高。據筆者初步考察，僅在郭店簡和上博簡裡出現 913 例的“也”，西漢出土文獻裡也見使用。“也”可用在 NP 後邊，表判斷語氣。如：

(14) 《大雅》，盛德也。(上博簡《孔子詩論》簡 2)

(15) 禮者，君子學也；盜者，小人之心也。(張家山漢簡《秦讞書》簡 178)

“也”還可以用在 VP 後邊，表示確定語氣，這是上述用法的擴展。如：

(16) 《邦風》，其納物也。(上博簡《孔子詩論》簡 3)

(17) 《小弁》、《巧言》，則言人之害也。(上博簡《孔子詩論》簡 8)

(18) 來送南而娶為妻，非來誘也。(張家山漢簡《秦讞書》簡 20)

### 3.3 位於句末的“矣”在出土文獻當中的基本用法

“矣”是古漢語中出現頻率次高的語氣詞，一般位於句末。對於“矣”的性質，古今學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古人認為“矣”有“語已辭”、“決辭”、“語盡辭”、“斷句之助”、“起下文”、通“也”等功能。馬建忠 (1983:323) 把“矣”稱為“傳信助字”，認為助敘說之辭氣，用法上助句、助讀、助靜字。今人一般把“矣”稱為“語氣詞”，把它的功能歸為已然或將然等動態用法上，如呂叔湘 (1990:258)、楊伯峻 (1981)、王力 (1989)、郭錫良 (1989) 等都屬之。李佐豐 (2004:229) 認為“矣”是“決斷詞”，表動態的說明。我們認為“矣”表示完成或實現。

據郭錫良 (1989)，“矣”不見於西周金文，而《尚書》、《詩經》、《左傳》、《論語》和戰國以後的典籍都用得很多。據張富海 (2006)，出土文獻當中的虛詞“矣”，最早用例見於戰國時代。戰國中期的中山王昔鼎見“矣”，作：“昔者，……聞於天下之勿矣，猶迷惑於子之而亡其邦。”據筆者初步統計，同一時期的郭店簡和上博簡文字裡，“矣”共出現 95 例，主要用在敘述句中，表示完成或實現。如：

(19) 子曰：“貧賤而不約者，吾見之矣。”(上博簡《弟子問》簡 6)

## 曹：“也已矣”連用現象

“矣”的這些表示完成或實現的功能還可以用在已然、將然和某種條件之下的完成/實現，所以它常跟“既”、“嘗”、“將”、“必”、“則”等字搭配出現。

- (20) 若此三者，既聞命矣。敢問導民興德如何？（上博簡《仲弓》簡20）
- (21) 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簡5）
- (22) 孔子曰：善哉，商也！將可教詩矣。（上博簡《民之父母》簡8）
- (23) 苟能固守而行之，民必服矣。（上博簡《季康子問于孔子》簡13）
- (24) 五臟虛，則玉體利矣。（張家山漢簡《脈書》簡53）

“矣”也用在描寫句中，同樣是表達完成或實現。如：

- (25) 子曰：予，汝能慎始與終，斯善矣，爲君子乎？（上博簡《弟子問》簡11）
- (26) 故夫舜之德，其誠賢矣。（上博簡《子羔》簡8）

“矣”還可用在感嘆句中。如：

- (27) 子夏曰：異哉，語也！美矣！宏矣！大矣！（上博簡《民之父母》簡9）
- (28) 則祈諸鬼神曰：“天地明棄我矣！”（上博簡《競建內之》簡7）

例(27)和(28)的“矣”都表達完成或實現，兼表感嘆。楊伯峻(1981)、王力(1989)、郭錫良(1989)都注意到了這種“矣”的感嘆用法。筆者認爲它們雖然可以表達感嘆語氣，但是“矣”的主要功能還是在於表達“完成/實現”，所以不能去掉“矣”。因此我們認爲這一時期的“矣”還是“兼表”感嘆，而不是“單表”感嘆。

### 3.4 位於句末的“已”在出土文獻當中的基本用法

古人對“已”也有所論述，認爲它有“辭”、“語詞”、“語助詞”、“語終辭”、“助句”、“助聲”等功能，甚至既可作“也”又可通“矣”。馬建忠(1983:347)認爲“已”爲“語終辭”，與“矣”同義。今人一般把“已”看作“語氣詞”，而把它的用法基本鎖定在與“矣”相同這一點上，王力(1989)、呂叔湘(1990:271)、陳永正(1992)、孫錫信(1999:14)等屬之。楊樹達(1978:359)還主張“已”、“矣”二字是同音；楊伯峻(1981)主張“已”既同“也”又同“矣”；周法高(1950)注意到“已”和“矣”多方面的相同處，并指出“已”比“矣”多一點情感的語氣，近似白話的“啦”（“了+啊”）。魏培泉(1982:380-381)、Pulleyblank(1994)都認爲“已”是兼具“也”和“矣”兩種功能的語氣詞。郭錫良(1989)主張“已”的語氣雖同“矣”近，但是“已”還是表達限止語氣。李佐豐(2004:245)認爲“已”是“決斷詞”，主要表示限定、確認。本文認爲句末出現的“已”在戰國秦漢出土文獻當中一般表達與“矣”近似的語氣，即“完成/實現”。

李宗江(2005:139)根據傳世文獻，認爲古代漢語裡的語氣詞“已”主要見於春秋晚期和戰國時代，至漢代衰落，東漢後不見。出土文獻當中，語氣詞“已”最早

## 曹：“也已矣”連用現象

見於春秋戰國之際的吳王光鑿裡，作：“往已，叔姬。”陳永正（1992）、張振林（1982）認為其功能相當於“矣”。據筆者初步考察，句末語氣詞“已”在戰國及西漢出土文獻中用例不是很多，僅見 10 多例。它主要用在 VP 後邊，其功能相當於“矣”。如：

- (29) 自姑、尤以西，聊、攝以東，其人數多已。（上博簡《景公瘡》簡 10）
- (30) 天下皆知美爲美也，惡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郭店簡《老子甲》簡 15）
- (31) 吾夕（亦）無死已。（銀雀山漢簡《晏子春秋》簡 592）
- (32)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弗]得已。（帛書乙《老子》）
- (33) 子曰：“起予商也！始可與言《詩》已。”（定州本《論語·八佾》簡 42）

上舉幾例中的“已”都處於“矣”所在的位置，其功能與“矣”近似，表達完成/實現。例(29)的“其人數多已”，在《左傳》、《晏子春秋·外篇上》作“其爲人也多矣”，《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作“此其人民眾矣”。（參看劉建民（2009:18））例(30)“此其不善已”的“不善已”在帛書甲、乙都作“不善矣”。例(31)的“吾夕（亦）無死已”，在明本《晏子·內篇雜上》第二章作“吾亦無死矣。”（參看汝鳴（2006:164-166））例(32)的“弗得已”，蘇轍《老子解》云：“不可得矣”。例(33)的“始可與言《詩》已”的“已”在今本一般作“已矣”，而注疏文字中基本上沒有對“已矣”二字甚解，可見這裡“已”在古人看來其功能跟“矣”近似的語氣詞。

可見，從現有的材料來看，位於句末的“已”在戰國西漢時期出土文獻語言裡一般表達“完成/實現”。

## 4. “也已”“已矣”“也已矣”連用分析

### 4.1 引言

根據出土文獻，先秦時僅見極少數的“也已”連用，“已矣”、“也已矣”都不見使用。學者們對其有不同的稱呼，馬建忠（1983）稱爲“合助助詞”，郭錫良（1989）稱爲“語氣詞連用”，朱承平（1998）稱爲“語氣詞組合”，楊永龍（2000）稱爲“語氣詞同現”等。對於它們連用時表達的語氣，目前有兩種看法：楊伯峻（1965）、李宗江（2005）等認爲它們是獨立的詞彙單位，表達單一的語氣；馬建忠（1983）、郭錫良（1989）、朱承平（1998）、楊永龍（2000）等認爲它們各自都發揮作用，主張單功能語氣詞表達複合語氣，如“也已”的“也”表達論斷、“已”表達限止語氣，“也已”整個是限止語氣帶有論斷語氣。這些前賢意見，各有理由，也各有認同者。本文考察“也已”、“已矣”和“也已矣”面貌時，引進時間因素，從語言歷時平面的差異中認識它表達的語氣如何。下面談談筆者對其的看法。

#### 4.2 “也已”連用分析

對“也已”連用表達的語氣，郭錫良(1989)主張單功能，即“也”表論斷，“已”表限止，各自表達自己的功能，而“也已”是限止語氣帶有論斷語氣，表示說話人認為情況肯定只限於這樣。馬建忠(1983:378)也曾主張單功能，不過他還談到了“也已”的結構層次，說《論語》所見“可謂好學也已”之“也已”者，“也”助“好學”，是斷詞；“已”助“可”，所以決其已然也。楊伯峻(1965:18)認為表達單一語氣，即“也已”是加強“也”字肯定語氣的，而翻譯成現代漢語的“了”。

“也已”連用，戰國時期郭店簡、上博簡各僅見1例。而西漢張家山漢簡、帛書本《老子》都不見使用，定州本《論語》僅見3例。出土文獻當中的“也已”都用在陳述句中。即：

- (34) 由丘觀之，則美言也已。(上博簡《季康子問于孔子》簡13-14)
- (35) 入之或入之，至之或至之，至而亡及也已。(郭店簡《語叢四》簡27)
- (36) 能近取辟，可謂仁之方也已。(定州本《論語·雍也》簡137)
- (37) 子曰：“功乎異端，斯害也已。”(定州本《論語·為政》簡21)
- (38) 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定州本《論語·子罕》簡224)

上文說過，“已”在戰國西漢出土文獻當中的功能與“矣”近似。這一現象在“也已”的“已”上表現得極其明顯。例(34)的“也”助NP“美言”，表判斷；“已”助整句，功能相當於“矣”。例(35)是例(34)的擴展用法，“也”助VP“至而亡及”，表確定；“已”助整句，功能相當於“矣”。例(36)“也”助VP“可謂仁之方”，表確定；“已”助整句，表如果“能近取辟”的話，那麼“可謂仁之方”了。例(37)“也”助VP“害”，表確定；“已”助整句，表某種條件之下的實現。例(38)“也”助“未由”，表確定；此句前邊出現“雖”字，跟句末的“已”搭配，表示即使“欲從之”，“沒有路子”了。“已”的這種用法，一直沿用到後代。如定州本《論語·子罕》：“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此亦不可畏也”的“也”，在敦鄭本和阮元本都作“也已”，加“已”表達某種條件之下的實現。

先秦傳世文獻裡的語氣詞“也已”連用，除了《論語》之外還見於《禮記》4例、《左傳》20例、《公羊傳》1例，用法與之相當。如：

- (39)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禮記·檀弓下》)
- (40)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例(39)至(40)的“也”都表確定，“已”助整句。

### 4.3 “已矣”連用分析

對於“已矣”連用表達的語氣，王引之、楊伯峻(1965)等認為表達單一語氣；馬建忠(1983)、郭錫良(1989)等認為表達複合語氣。如郭錫良(1989)認為“已矣”合用表達限止語氣兼報導語氣，表示說話人所報導的事物只限於這種情況。

語氣詞“已矣”連用，先秦出土文獻和西漢張家山漢簡、帛書本《老子》都不見使用，定州本《論語》僅見一例，用在VP之後。即：

(41)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已矣。(定州本《論語·述而》簡183-184)  
此句殘缺部份在阮元本作“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句皇疏云：“學而不厭，又教誨不倦，乃可自謂如此耳。”邢疏云：“孔子言已學先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可見，它可以表達限止語氣。

先秦傳世文獻裡的句末語氣詞“已矣”連用，除了《論語》之外還見於《禮記》2例、《左傳》1例、《孟子》2例等。如：

- (42) 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孟子·離婁下》)  
(43) 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禮記·表記》)  
(44) 夫以強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左傳·昭公元年》)  
(45) 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禮記·問喪》)

例(42)的“是則章子已矣”爲“NP+已矣”，宋孫奭疏云：“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可見，此句“已”還是表達限止語氣。例(43)至(44)的“已矣”，用在VP後邊。上文說過，位於句末的“已”在戰國時期多數表達一個功能與“矣”類似的成分，一般助整句。例(45)至(46)的“已矣”連用，實際上把“已”和“矣”的關係更爲緊密，使得“已矣”表達同樣的功能。這時候的“已”，基本上不表達限止語氣。如例(43)唐孔穎達疏云：“故云則賢者可知已矣。已矣，語助也。”例(44)唐孔穎達疏云：“以不義謂之爲道，而淫虐爲之民所不堪，不可久矣。”可見，“已”和“矣”的關係已經很密切。這種用法一直沿用到後代，如果想表達“完成/實現”語氣，“已”後加“矣”或“矣”前加“已”都有可能。如定州本《論語·八佾》：“始可與言《詩》已”的“已”在敦集本和阮元本都作“已矣”。再如定州本《論語·子罕》：“說而不擇，從而不改，吾無如之何矣”的“矣”在敦鄭本作“已矣”。

這種用法，還可以用在表示讚譽或較強感情的感嘆句中，兼表感嘆。如例(45)的“已矣”前邊出現“亡矣！喪矣！”這樣的感嘆句，“不可復見”隨之表達強烈的感情，使得“已矣”兼表感嘆。即它表達“[+完成/實現][+感嘆]”。

### 4.4 “也已矣”連用分析

至於“也已矣”連用表達什麼語氣，宋以後學者有三種不同的理解。一是認爲

在“而已”意義上添加餘聲“矣”的。如《論語》“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邢昺疏云：“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元盧以緯《助語詞》：“‘而已’、‘也已’則語義截然；有‘矣’字又帶餘聲。”二是認為“也”上添加“已矣”的。如袁仁林《虛字說》：“‘也已矣’三合聲。‘也’字稍稍勒住，交入‘已矣’二字，止息明瞭，意盡無餘。”三是似乎把“也已矣”當作表達感嘆語氣的。如劉淇《助字辨略》：“《論語》‘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凡語已辭，詠歎深至，則辭氣闡緩而長，故重疊言之也。”

今人楊伯峻(1965:18)還是主張單一語氣，認為“也已矣”是加強“也”的肯定語氣的，而把它翻譯成現代漢語的“罷了”。馬建忠(1983:377-9)說《論語》中“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的“也已矣”，“也”貼“至德”，而“已矣”兩字，“重言以決其事之已定而無可少疑也，是則仍謂之雙合助字可也。”郭錫良(1989)還是主張單功能，認為“也已矣”的“也”表肯定語氣，“已”表限止語氣，“矣”表報導新情況的語氣，也就是說把某一事實當作肯定的、止於此的新情況報導出來。魏培泉(1982:380)說：“‘也已矣’中的‘已’決不能是實義詞，因為‘已’總連在助詞‘也’後，和‘而已矣’的‘已’不能混同。”Pulleyblank(1994)認為“也已矣”是“也已”的擴展形式。

“也已矣”連用，先秦出土文獻以及張家山漢簡、帛書本《老子》、定州本《論語》都不見使用，而見於敦鄭本、敦集本《論語》當中，已見上文。就傳世文獻來看，“也已矣”唐宋以前共見26例。其中排除皇侃《論語義疏》所見《論語》原文13例的話，共有13例“也已矣”。其中包括他書引用的《論語》原文5例和其他8例。下面請看具體例子及其分析。

“也已矣”先秦時僅見2例。即：

(46)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也已矣。（《孟子·離婁下》）

(47)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禮記·表記》）

例(46)“也”助NP“妄人”，表判斷；“已”表限止；“矣”助整句，表示某種條件之下的完成或實現。這裡的“NP+也已矣”表達“[+判斷][+限止][+完成/實現]”。此句的意思是說：孟子說，如果君子多次省察了自己，有人還是“橫逆”君子的話，此人是妄人罷了。例(47)“也”用在VP後邊，表示確定。這裡的“也已矣”可以分析為“也+已矣”，表“[+確定][+完成/實現]”。

東漢“也已矣”，共見5例，排除《論語》引文一處的話，共有4處，且都用在VP後邊。即：

(48)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揚雄《法言》）

(49)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天下之心為心，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馬融《忠經詳解·廣至理》）

(50) 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袁康《越絕書》第十四）

曹：“也已矣”連用現象

(51)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未之也已矣！”（荀悅《申鑒·俗嫌》）

例(48)至(51)的“也已矣”也既可以分析為“也+已矣”，也可以分析為“也+已+矣”。前者表“[+確定][+完成/實現]”，後者表“[+確定][+完成/實現][+強調/感嘆]”。如例(48)晉李軌注云：“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此句表達如果“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的話，“可謂好學”了。例(51)為感嘆句，“VP+也已矣”的“矣”如果用在表示讚譽或較強感情的感嘆句中，可以表示感嘆。為了說解方便，我們把表“[+確定][+完成/實現]”的“也已矣”寫作“也/已矣”，而表“[+確定][+完成/實現][+強調/感嘆]”的寫作“也已/矣”。當然，這種“也已/矣”，其中的“也已”都有自己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也可以寫做“也/已/矣”，三個語氣詞都有自己的功能。但三個語氣詞的功能都已不同於《孟子》的“也/已/矣”，寫做“也/已/矣”容易和《孟子》的混淆。而且，為了便於和“也/已/矣”比較，我們還是把它寫做“也已/矣”。這種“也已/矣”和“也/已/矣”內部結構不同：“也已/矣”三個語氣詞都起作用，“也/已/矣”的“已矣”只起一種作用。功能也不同：“也已/矣”表“[+強調/感嘆]”，“也/已/矣”不表“[+強調/感嘆]”。

魏晉南北朝，共見3處“也已矣”，都是《論語》引文。即：

(52)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後漢紀·孝和皇帝紀》引《泰伯》）

(53)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孫盛《周太伯三讓論》引《泰伯》）

(54)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引《泰伯》）

這一時期的“也已矣”，既可分析為“也/已矣”，也可分析為“也已/矣”。我們之所以採取這兩種分析，是因為這兩種用法在敦集本當中都出現。先看“也/已矣”：例(4)“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在定州本作的“也”；在敦集本的伯3606、伯3192、伯3402寫卷裡也作“也”；而在斯3011、伯2687、伯2620寫卷加“已矣”作“也已矣”。再看“也已/矣”：例(13)“斯亦不足畏也已矣”，在定州本作“也已”；而在敦集本的伯3305加“矣”作“也已矣”。

隋朝，共見3處“也已矣”。其中兩處為《論語》引文，作“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其餘一例是：

(55) 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王劭《述佛志》）

例(55)意思是說：“（佛教）也猶如六經皆有所失，只是不很深而已”，是表限止而非強調。它可以分析為“[+確定][+限止][+完成/實現]”。上文指出過先秦文獻裡“已矣”的“已”或可以表達限止語氣，這些語氣在南北朝時期少數還保留著。

唐以後的“也已矣”連用，在著書原文和注文裡都常見使用。如：

(56) 人而不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裴休《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序》）

(57) 嗚呼，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宋史》卷三）

(58) 其可知也者，皆可知也。其不可知也者，則不可知也已矣！（劉敞《公是先生弟子記》）

(59) 盧侯以心感神，以身律人，可謂善政也已矣！（唐喬琳《巴州化成縣新移

文宣王廟頌並序》)

(60) 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李太白《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

(61) 嗚呼！三公皆不處此地，……小子所不能知也已矣！（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這種使用多少帶點仿古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後的“也已矣”，多數用在感嘆句中，表達感嘆語氣。如例(56)至(61)皆是。這種感嘆語氣，甚至還可以添加感嘆語氣詞“乎”來加強它的語氣。如韓愈《送齊暉下第》：“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因此例(56)至(61)可以分析為“也已/矣”，表“[+確定][+完成/實現][+強調/感嘆]”。

附帶說一下，“也已矣”連用形式在中古以後基本上退出了口語，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也已矣”基本上僅見於《論語》當中（或引用《論語》語句的其他文獻中）。而本文所謂的唐人的語言習慣，指的是他們對“文言文”的語感。目前，漢語史一般只看重口語的演變發展，不看重文言文的演變發展。我想，文言文也有它本身的發展軌跡，雖然沒有口語的發展那麼明顯，不過還是有的。我要談的對象就是漢朝以後各個時期的古人對先秦文言文的語感。

## 5.《論語》中的“也已矣”連用分析

上文 4.4 論證過，唐宋以前的“也已矣”可以分析為“也/已矣”或“也已/矣”，前者不表“[+強調/感嘆]”，後者表“[+強調/感嘆]”。這些語氣也反映在唐宋以前的《論語》寫本當中。即敦鄭本、敦集本的“也已矣”都可以分析為“也/已矣”或“也已/矣”。不過我們傾向於認為敦鄭本的“也已矣”是表強調和感嘆。這是因為敦鄭本出現的兩例都作：“可謂至德也已矣”。而例(1)在敦鄭本《論語》鄭注云：“三讓之德，莫大於此。”例(2)在敦鄭本《論語》鄭注云：“周王之德，乃能以多事寡，故可謂至德。”“泰伯”、“周之德”皆為孔子美之，故鄭注本這兩句“可謂至德也已矣”都表讚譽。這種表達讚譽的句子的語氣比較強烈，因此可以說此兩句在表“[+確定][+完成/實現][+強調/感嘆]”，可分析為“也已/矣”。

南北朝時期的皇侃本《論語》13 例也是如此，它們同樣可以分析為不表“[+強調/感嘆]”的“也/已矣”和表“[+強調/感嘆]”的“也已/矣”。我們認為例(1)、(2)、(10)是可分析為“也已/矣”，這是因為皇侃解說“也已矣”強調語氣時，用“深遠”、“極”、“深”等詞來表達。如例(1)皇疏云：“泰伯有讓德深遠，雖聖不能加，故云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這種解說在跟我們說明，皇侃對例(1)、(2)、(10)的認識可能是“也已/矣”。其餘例子，皇侃一般只用假設條件複句這一形式，加“雖”、“若”、“如”、“假令”等詞，表示在這種條件之下會實現上舉的 VP，即可分析為“也/已矣”，表“[+確定][+完成/實現]”。如例(5)、(6)皇疏云：“言若使二事不

行，非唯是明，亦是高遠之德也。”

皇侃本的 13 例“也已矣”，唐石經以後的《論語》中只保留了 8 句，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這是因爲，如上文所說，在唐人眼裡“也已矣”基本上都是“也已/矣”（表“[+強調/感嘆]”），按照唐人對《論語》的語感，他們把不表“[+強調/感嘆]”的(9)–(13)的“矣”去掉，只用“也已”或“也”來表達語氣。而(1)–(8)，有的句子顯然是表“[+強調/感嘆]”的（如(1)、(2)），有的句子在皇侃看來是不表“[+強調/感嘆]”（如(5)–(8)），但看作表“[+強調/感嘆]”的也可以，所以“也已矣”保留了下來。<sup>1</sup>

至於皇侃本中爲什麼有 13 例“也已矣”，我們認爲，有的可能原來就有（如例(1)、(2)），有的是在《論語》的流傳過程中後人改動的。皇侃本是根據當時傳抄的情況而收錄 13 個“也已矣”結尾的句子的。那麼後人根據什麼來增損？本文認爲，他們在讀先秦的文獻時會有自己的理解（他們對先秦語言的“語感”），有時他們還會用先秦的語言形式寫作（比如仍用“也已矣”），根據的就是這種語感。到今天，我們可以根據六朝人或唐人寫的古文中的“也已矣”，來判斷他們對先秦語言的“語感”。大體上，他們根據自己對古代文獻的語感，覺得這句表達“[+完成/實現]”的話，在“也”上加“已矣”；覺得這句表達“[+強調/感嘆]”的話，在“也已”上加“矣”。或者，他們覺得在表示“[+強調/感嘆]”的句子末尾應該有“也已矣”（這在鄭注本的兩個“也已矣”的句子中表現得最明顯），因此，把一些原來句末只有兩個、一個，甚至沒有語氣詞的句子，改爲由“也已矣”結尾。不過，對這種語氣的認定會有較大的主觀性，各人的感覺可能不同，照皇侃本人的理解，其中很多句子并不表示強調或感嘆；而在唐人看來，其中的(1)–(8)表示強調或感嘆，(9)–(13)不表示強調或感嘆。(1)–(8)的“也已矣”一直保留到如今。在《論語》中，經後人改動而一直保留至今的不止一例。最明顯的是阮元本《論語·公冶長》中的“願車馬衣輕裘”中的“輕”，是後人誤加的。這在錢大昕《金石文跋尾》中已經論證得很充分。<sup>2</sup> 這說明即使像《論語》這樣的經典，後人也會根據自己的語感（有時候這種語感并不一定符合先秦的語言實際）加以改動，而且這種改動還可能保存至今。

綜上，定州本《論語》中可能有“也已矣”，但數量不多；皇侃本中的 13 例，有的是在流傳過程中增加的；唐石經中只有 8 例，是唐人改定的。皇侃本和唐石經都不是《論語》的原貌。皇侃本和唐石經增刪的依據，是六朝人和唐人對《論語》的語感。

至於“也”“已”“矣”爲什麼有時候可以交叉使用？“也矣”連用爲什麼幾乎不見於先秦？等等，有待進一步研究。

<sup>1</sup> 當然，人們對語氣強弱的感受往往有較大的主觀性，例(10)“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實語氣很強，邢昺也注云：“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爲害之深也。”不過唐石經還是去掉了“矣”。

<sup>2</sup> 此爲蔣紹愚老師跟我提供的例子。

引用文獻

- Pulleyblank, Edwin G. 1994. *Aspects of aspect in Classical Chinese*. 高思曼、何樂士編《第一屆國際先秦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313-363。長沙：岳麓書社。
- 《十三經注疏》第八冊《論語》。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 清鮑廷博輯《知不足齋叢書（三）》第七集所收《論語集解義疏》十卷。臺北：興中書局，1964年。
- 《景刊唐開成石經》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整理小組整理 1997.《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北京：文物出版社。
-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編 1959.《信陽楚墓》。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 1991.《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 2000.《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
-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2001.《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 荊門市博物館編 1998.《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馬承源主編 2001~5.《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郭沫若 1999.《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高明 1996.《帛書老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 （元）盧以緯著、王克仲集注 1988.《助語詞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 （清）袁仁林著、解惠全注 2004.《虛字說》。北京：中華書局。
- （清）劉淇 2004.《助字辨略》。北京：中華書局。
- （清）王引之 2000.《經傳釋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于省吾主編 1996.《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
- 張世超、金國泰等編 1996.《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
- 何琳儀 1998.《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
- 黃永武主編 1983-1986.《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李方 1998.《敦煌〈論語集解〉校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王素 1991.《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 王素 2002.《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文物出版社。
- 陳永正 1992.《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語氣詞》，《古文字研究》第19輯，565-579。北京：中華書局。
- 馮勝君 2004.《論郭店簡〈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語叢〉一~三以及上博簡〈緇衣〉為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北京大學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 郭錫良 1988.《先秦語氣詞新探（一）》，《古漢語研究》1988.1:50-55、49。
- 郭錫良 1989.《先秦語氣詞新探（二）》，《古漢語研究》1989.1:74-82。

- 李家浩 2008.《釋老簋銘文中的“澆”字——兼談“只”字的來源》，《古文字研究》第 27 輯，245-250。北京：中華書局。
- 李宗江 2005.《試論古漢語語氣詞“已”的來源》，《中國語文》2005.2:139-145。
- 李佐豐 2004.《古代漢語語法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曉南 1991.《先秦語氣詞的歷時多義現象》，《古漢語研究》1991.3:74-81、62。
- 呂叔湘 1990.《中國文法要略》，《呂叔湘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馬建忠 1983.《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
- 裘錫圭 1988.《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 孫錫信 1999.《近代漢語語氣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 孫欽善 1994.《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
- 王力 1989.《漢語語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魏培泉 1982.《庄子语法研究》，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吳麗君 2005.《〈唐開成石經〉刊刻的社會背景綜述》，《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05.3:38-40。
- 許建平 2006.《敦煌經籍敘錄》。北京：中華書局。
- 徐望駕 2002.《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版本研究述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2:88-91。
- 楊伯峻 1965.《文言虛詞》。北京：中華書局。
- 楊伯峻 1981.《古漢語虛詞》。北京：中華書局。
- 楊樹達 1978.《詞詮》。北京：中華書局。
- 楊樹達 1984.《高等國文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楊永龍 2000.《先秦漢語語氣詞同現的結構層次》，《古漢語研究》2000.4:23-29。
- 張富海 2006.《說“矣”》，《古文字研究》第 26 輯，502-504。北京：中華書局。
- 張振林 1982.《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語氣詞》，《古文字研究》第 7 輯，289-308。北京：中華書局。
- 趙長才 1995.《先秦漢語語氣詞連用現象的歷時演變》，《中國語文》1995.1:51-57。
- 趙平安 2008.《對上古漢語語氣詞“只”的新認識》，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三輯，1-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周法高 1950.《上古語法札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2:171-207。
- 朱承平 1998.《先秦漢語句尾語氣詞的組合及組合層次》，《中國語文》1998.4:299-303。
- 裘燮君 2000.《先秦早期不同文體文獻在語氣詞運用上的差異》，《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62-66。
- 劉洪濤 2008.《上博竹書〈民之父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劉建民 2009.《上博竹書〈景公瘡〉注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汝鳴 2006.《銀雀山漢墓竹簡異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